



Dark Delicacies

黑色盛宴

DARK DELICACIES

全球顶级专业恐怖小说书店

携手全美数十位实力派恐怖小说大师联袂奉献黑色饕餮盛宴

[美] 戴尔·豪威逊 杰夫·盖尔博 编著

by DEL HOWISON and JEFF GELB

段庆春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ark Delicacies

黑色盛宴

D A R K D E L I C A C I E S



[美] 戴尔·豪威逊 杰夫·盖尔博 编著
by DEL HOWISON and JEFF GELB
段庆春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版贸核渝字(2005)第 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色盛宴 / [美]豪威逊(Howison,D.) 著, [美]盖尔博(Gelb,J.)著;

段庆春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11

书名原文: Dark Delicacies

ISBN 7 - 5366 - 8202 - 6

I. 黑… II. ①豪…②盖…③段… III. 故事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5375号


黑色盛宴

HEISE SHENGYAN

[美]戴尔·豪威逊 杰夫·盖尔博 编著

段庆春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刘学琴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25mm × 1280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0千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杰夫·盖尔博

我在孩子周围度过了不少时间，起先是我自己的儿子，最近则是和我的两个外甥女。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即小孩子喜欢有人吓唬他们，当然，这其中的道理是因为他们想在随后的时间里放声欢笑！渴望恐惧的本能似乎是基因里带来的。但渴望安全的本能同样也是天生的，正是这种本能促使我们放声欢笑。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是什么使我们渴望被好好惊吓一番？确实，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很多让我们感到惊惧的事情。事实上，作为一个已有将近二十年经验的恐怖小说编著者，我曾不止一次地怀疑在9·11之后这个扭曲的世界里，恐怖小说是否还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欣慰的是作家们对我的约稿仍像往日一样热切。与我的终生伙伴迈克尔·加勒特合编的《热血》选集，至今仍在忠实的恐怖小说迷中畅销不衰。一系列电影都是根据这些小说改编而成的，如《午夜凶铃（美国版）》、《不死咒怨》、《僵尸的黎明》、《白色噪音》，如果悉数开列的话会有一个长长的单子。这些电影的成功都证明人们确实渴望恐惧。当然，前提是他们能够确知自己能够回到阳光下。

事实上，对我来说，恐怖小说的玄机也正深藏于此：它让我们经历——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一种精神上的极度亢奋；它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释放日常生活强加给我们的紧张和压力。一个好的恐怖故事，不管是通过书本，还是电影院或电视，

我们都可以尽情想象最恐怖的噩梦，随它到恐怖的极限，然而最终平安走出来。不管故事中的好人是赢是输，观众或读者都是最后的赢家。他看完了整个故事，休息完毕，然后又潇洒地返回这个世界，而隐匿于他心中正在蚕食他内心的压力此时已烟消云散。

作为《热血》系列的合编者，我经常为戴尔·豪威逊签名售书。戴尔和他可爱的妻子苏经营的书店是美国唯一的纯恐怖小说书店，甚至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恐怖小说迷来说，这是世界上最酷的一个地方，各色媒体形式都有，包括电影、漫画、图书和玩具。在一次有重大纪念意义的签名售书会上，戴尔告诉我说他有一个新的想法，想把十年来他邀请过的作家聚集在一起，以《黑色盛宴》为名编一系列选集。这简直太棒了，哪个作家不想为这位这些年来一直帮助自己把那么多书卖给书迷的热心朋友写一两篇故事呢？既然书店的名字对于忠实的顾客和恐怖迷一语道破恐怖的天机，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选集冠以书店之名呢？真的，这主意太妙了！

跟迈克尔·加勒特编纂《热血》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但这一次能够一展鸿翼，编纂一个其唯一宗旨就是“写你能想象的最好最恐怖的恐怖小说”的选集，对我充满了特别的吸引力。我们的作家也无愧于读者的期待。戴尔和我仍然是热情不减的恐怖迷。我看着作家列表，惊叹地“哇”了一声，我知道，戴尔的反应跟我肯定是一样的。从恐怖大师雷·布雷德伯利到克里夫·巴克，再到理查德·雷曼，我们想这极可能是过去二十五年来最重要的恐怖故事选集（其中包括我自己的集子！）。我们约请这些明星作家写一篇代表当今写作水平的恐怖故事，而他们也都不负众望。

戴尔和我曾做出许诺，在选集中选入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

他们经常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他们的圣地——黑色盛宴书店，购买书籍，利用晚上或周末研读作品，或自己也试着爬爬格子搞搞创作。这其中的一些人会有一天像同集中的诸作家一样名声远扬，我相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些“露角小荷”。

编纂这本选集的时机已经成熟。《黑色盛宴》为新生代、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推出一系列恐怖故事。与这个疯狂的世界不同的是，《黑色盛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感受恐惧的机会，而后你可以放下书本，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相信你会欣赏《黑色盛宴》的，我们希望你会关注以后的选集，因为我们志在长远。只要小孩子仍然喜欢玩吓唬人的游戏，青少年仍然挤着去看恐怖电影，或者老头儿们（比如戴尔）看书时因为文字的力量而欣喜颤惊，这个世界上就有《黑色盛宴》的空间。

那么，为什么不尽情享受这真正的、让你受益无穷的珍馐佳肴呢？出自当今最优秀作家之手的全新的恐怖大作，会带你进入梦魇之中。

欢迎乘坐恐怖号开始旅行！我们保证它一定会很恐怖，我们也保证当你合上书本的时候会会心一笑。说真的，现实生活能给你比这更好的东西吗？



目录

- 前言 / 1
- 还魂 / 1
- 黑磨湾 / 13
- 预言家 / 25
- 堕落天使 / 41
- 游戏的代价 / 53
- 劫持你的大脑 / 71
- 戒酒派对 / 91
- 血色清晨 / 112
- 远郊的艺术家 / 126
- 签名售书会发生的诡异事件 / 136
- 德波姆帕 / 150
- 涅槃 / 169
- 遭遇食人魔 / 182
- 跳水女孩 / 199
- 乱坟岗 / 217
- 后记 / 1
- 作者小传 / 1

还魂

[美]雷·布雷德伯利

再过片刻，你就将不再恐惧。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晚上走路时要倍加小心。夏天的太阳很毒辣，即使到了晚上炎热也淫威不减。你必须得等到天气转冷的时候。前六个月是你的黄金时期，第七个月你的身体便开始腐烂，消解的尸水将渗入地下。到第十个月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无法活动，却也只能欲哭无泪。

不过在此之前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完成。种种所喜所恶在你的脑海萦绕，直到你的头脑也消散于无形。

一切都很陌生。你重生了，生在一个锦衣被里，一个散发着香草与亚麻布味道的地方。四周寒蛩息鸣，万籁俱寂。这是一个木、铁与丝绸的世界，没有任何食物，只有狭小的令人窒息的一方空气，像是大地体内的一个囊袋。现在你只有一种生存方式。一定是某种愤怒，或是某种欲念、渴望或需求将你捆醒，让你活动起来。你战栗着坐了起来，头撞在了丝绸衬里的棺盖上。生命在呼唤你，促你成长。你慢慢地伸手向上一寸寸地掘土，终于在一天晚上，你破土而出，看到了挂满星星的夜空。

你站了起来，心中无限激动。你像小孩子一样迈了一步，打了个趔趄，想抓住个什么东西扶住——你抓到一块大理石板，

你挪开手指，上面简短地刻着你的生平：他活过，死了。

你想走动一下，可身体僵硬得像块木头。你走出这碑林，走到泛着微光的大街上，孑然一人在惨白的人行道上走着。

你觉得还有些事情没做完，还有朵鲜花等你去看，湖泊等你去游，美酒等你去醉。你得去某个地方了结那没做完的事情。

大街变得陌生了。你在一个陌生的小镇里走，像湖畔憩息中的梦境。是的，你在走，你在轻快地走。你开始重拾记忆。

你了解这条街上的每处草坪，你知道当天气变得像烤炉一样时，水泥路上哪儿会冒起黑乎乎的沥青泡，你还记得水泉边拴马的地方和汗沫纷飞的马儿。哎，太久远了，就像消散的晨雾。这个十字街头的灯像个发光的蜘蛛，在黑暗里织着光线。你躲开这蛛网，闪进桑树影下。你的手碰了一下围篱，围篱吱呀地响了起来。记得孩提时，你曾经举着一根木棍当冲锋枪，嘴里嗒嗒地叫着跑过这围篱。

这些房子，还有跟房子有关的人和回忆……身上散发着柠檬味的汉伦老太曾经住在这里。一次你踩了她的矮牵牛花，她使用干瘪的手好好教训了你一顿。现在她已彻底枯萎干谢了，就像已化作灰烬的老黄纸。

街上很安静，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你转了个路口，不想撞上了一个陌生人。

你和他都后退了一步。片刻的四目对视，你们对彼此已有所了解。这个素未谋面的人又高又瘦，穿着黑色的西服，眼里满是宿火。他的颧骨白得怕人。他笑了一下，说：“你是新来的吧？”

你明白他是什么人了。他也在赶路，但却“与众不同”。而你们属于同一族类。

“这么匆忙是要去哪里？”他问道。

“我没时间陪你聊，”你说，“我要去个地方，请让开。”

他却紧紧地抓住你的手肘，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难道不知道你我并无不同吗？我们就像兄弟！”

“我——我没时间。”

“我也没有，”他说，“我也没有时间去浪费。”

你拨开了他的手，他却紧跟着你。“我知道你要去哪里。”

“是吗？”

“当然，”他说，“你要去找儿时的嬉戏之地，找那条小河，那间房子，那些记忆，或者某个女人，或与某个朋友叙旧。我知道我们这样的人的一切。”

“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迷路。真是奇怪，世上有那么多关于鬼魂和迷途人的书，可那些伟大的作家们竟从来没有一个能明了我们夜行的原因。我们是为了一个记忆，一个朋友，一个女人，一间房子，一杯美酒，总之有关生活——生命的一切。”他捏紧了拳头。“是的，生命！真实的生命！”

你一言未发，只是大步向前走去。身后又传来那人的低语：

“你会加入我们的，朋友。我们会与其他人汇合，直到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其他人？他们是谁？”

“亡灵。我们要团结起来，”他停顿了一下，“跟褊狭抗争。”

“褊狭？”

“我们这些新亡人和新下葬的人是少数，被迫害的少数，他们制定法律压迫我们。”

你停下了脚步：“少数？”

他抓住了你的手臂：“是的，他们需要我们吗？不，他们害怕我们！他们把我们像羊一样驱赶、恐吓、打击，就像对犹太人一样！这不合理，我告诉你，这不公平！”他扬起拳头狠狠砸

了下去，“公平吗？这公平吗？我们在坟墓里腐烂，而他们则又唱又笑又跳！我们冷冰冰地躺着，而他们却彼此相亲相爱！我们的手指化为石头，而他们的却灵活自如。这太不公平了！我要说，打倒他们！为什么我们该死，为什么不是他们？”

“可能……”

“他们把我们的脸盖上泥土，然后又竖块石头对我们评头论足，然后把几朵花塞到锡盒里陪葬。一年才为我们扫一次墓，有时甚至一次不来。啊，我恨那些活人，一群蠢材！白痴！整日整夜笙歌艳舞，醉生梦死，而我们却被遗弃一隅！这样合理吗？”

“我没想过……”

“哈！”他大声叫道，“我会收拾他们的！”

“怎么收拾？”

“今夜在乐土林中，我们有数千兄弟，我要带领他们去大开杀戒！他们遗忘我们已经很久了。如果我们不能活着，他们也休想！你会来吗，朋友？我跟很多人都讲了，加入我们吧。坟场今夜将畅通无阻，亡灵军团将湮灭那些异教徒！你会来的，对不对？”

“对，也许吧。我得走了，我必须找到那个地方。我想我会加入你们的。”

“那就对了。”他说。

你走开了，他消失在夜幕中。“好，不错，就这样。”

很快就上山坡了。感谢上帝，天转冷了。

你屏住了气息。远处，祖母家的房子在夜幕下发着微光，显得朴素而又大气。这里祖母曾养育过她的儿孙。小时候你就坐在门廊上看火箭屁股冒着烟上天，看风车呼啦啦地旋转，还有比昂叔叔用手卷烟点着铜炮发出震耳的轰鸣。

历历往事震颤着你的身体，你明白了亡人夜行的原因。多美的夜晚！芳草含露，你沉思着踏过湿漉漉的草坪。此刻如此甜美！明日无日，昨夕永逝，而今夜才实实在在！

在那座大宅里，周末盛宴正在举行！

还有这儿，这儿，记得吗？这儿是姬姆的家，后排转弯处还亮着桔黄灯光的地方正是她的房间。

你推开大门沿便道匆匆走了过去。

你走近她的窗口。你感觉得到自己的鼻息落在冷冰冰的玻璃窗上。气雾消失了，她房间的布局渐渐显现了出来：软软的小床上散落的物什，亮堂堂的樱桃木地板，还有铺着的小地毯活像熟睡的毛茸茸的小狗。

她走进了房间，样子很疲惫。她坐了下来开始梳头。

你屏住了呼吸，贴着冰冷的窗户听。你听到了她在唱歌，声音缥缈得像从大海深处传来的一样，未出口已成余音。

你轻叩窗户。

她仍然在边梳边唱。

你再次焦急地敲了敲窗户。

这次她放下了梳子，起身走到窗前，但起初并没有看见什么东西，因为你在夜幕中。她又仔细看了看，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姬姆！”你再也无法自持，“是我，姬姆！”

你把脸挪到灯光处，看见她的脸变得惨白。但她并没有叫出来，只是目瞪口呆地站着，仿佛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一道霹雳击中了大地。她向后退缩了几步。

“姬姆，”你喊道，“姬姆！”

她在念你的名字，可你听不到。她想逃开，却不由自主地打开窗户，然后啜泣着后退了几步，你乘机爬进窗户。

你关上了窗户，站定了转过身来，却发现她半遮着脸躲在屋子的另一侧。

你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你听到了她的哭声。

后来她终于开口说话了。

“六个月了，”她说，“你走了那么长时间。你走的时候我哭了，我从来没有哭过那么多。你不会在这儿的。”

“可我确实在这儿啊！”

“为什么？我不明白，”她说，“为什么你要来？”

“我迷路了。天很黑，我开始做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梦见了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必须找回来！”

“你不能呆在这儿。”

“直到天亮前。我仍然爱你。”

“别这样说，你不能再爱我，你我已身在两界。现在我很害怕。曾经，我们有太多东西去爱，太多事情去做，我仍然留恋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还有那些欢声笑语，但——”

“我也常想起那些事情，想了一遍又一遍。姬姆，你要理解我。”

“你不是需要怜悯吧？”

“怜悯？”你侧了一下身子，“不，不需要。姬姆，你听我说，我可以每晚来这儿。我们就像往常那样聊天，就像一年前那样。如果那样你也许就会理解，会让我带你去散步，或者起码我们可以更亲近一些。”

“没用的，”她说，“我们无法再亲近了。”

“姬姆，每晚一小时，或半小时，你说吧，五分钟，只求你让我看看你，我就知足了，求你！”

你想抓住她的手，她却把手抽了回去。

她紧闭双眸，只说了句：“我很害怕。”

“为什么？”

“他们教我学会害怕。”

“就这样么？”

“嗯，就这样。”

“但是我想跟你聊天。”

“那也无济于事了。”

她慢慢地不再颤抖，变得冷静、放松下来。她坐在床边，用跟她年龄不相符的低沉的声音说：“也许，”她停了一下，“应该可以。我想每晚几分钟我会变习惯的，不会再害怕。”

“我听你的。那明晚我来？你不会害怕吧？”

“我尽量，”她哽咽着说，“我不会害怕的。你到窗口去，从那儿出去。我冷静一下，几分钟后我在屋外见你。”

“姬姆，你只要记住一句话：我爱你。”

你走了出去，她关上了窗户。

站在黑暗中，你黯然泣下。

你走出了房屋。

大街对面有一个人在孤独地走着，你记起来他就是那晚跟你说过话的人。他迷路了，像你一样走着，孤身一人，在一个他无从理解的世界。他仿佛在赶路寻找着什么。

姬姆突然出现在你身边。

“没事了，”她说，“我好多了，不再害怕了。”

她把你带到一家冰淇淋店。你来到吧台前要了份冰淇淋。

你坐了下来，低头看着圣代冰淇淋，想：真好，好久没有这样了。

你拿起小匙，把冰淇淋放进嘴里。你愣了一下，感到脸上的光泽黯然而退。你向后靠了一下。

“您怎么了？”饮料柜后的吧台服务员问道。

“没事。”

“冰淇淋口味不对吗？”

“不是，挺好。”

“那您没吃啊？”

“没有。”

你把冰淇淋推到一边，感觉有一种孤独在体内游动。

“我不饿。”

你笔直地坐着，眼神很茫然。你怎么能告诉她你不能吞咽，不能吃饭？你怎能向她解释你的全身好像变得僵硬，什么也动不了，什么也无法品尝？

推开桌子，你站起身来，看着姬姆付钱买单。然后拉开门，走入夜幕中。

“姬姆——”

“没关系啦。”她说。

你们朝公园走去，你感到她的手在挽着你的胳膊，然而却那么遥远，那么绵软，好像它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脚下的路总也踩不踏实。你轻轻地走，像在梦中一样。

姬姆说：“太香了！你闻闻，百合花的味道。”

你嗅了一下空气，什么也没闻到。你慌了，赶紧又试了一下，但还是没有百合花的味道。

有两个身影在黑暗中走过——飘过——还冲姬姆笑了笑，走开的时候，你听见其中一个隐约在说：“闻到了没有？臭气烘烘的。”

“什么？”

“我不明白……”

“不！”姬姆叫了起来。听到这些窃语，她猛地挣脱跑开了。

你抓住了她的胳膊。你的内心也在苦苦挣扎。她在捶你，可你却几乎感觉不到她的拳头。

“姬姆！”你喊道，“别这样，别害怕！”

“放手！”她喊道，“放手啊！”

“我不放！”

你又说了一遍“不放”。她软弱下来，搂着你的脖子轻轻哽咽着。你碰她的时候，她浑身颤抖。

你颤抖着把她紧紧抱在怀中，“姬姆，别离开我。我有很多计划，咱们去游山玩水，天涯海角都成。你听着，想想，咱们去品尝最好的饭菜，去最好的地方旅游，喝最好的葡萄酒。”

姬姆插了一句话。你看见她的嘴在动。你扭过头，问：“什么？”

她又说了一遍。

“大声点，”你说，“我听不见。”

她在说话，她的嘴在动，可是你却连半个字也听不见。

有一个声音像是从墙后传来：“没用的，明白吗？”

你把她松开。

“我想看见光明、花朵、树木，等等。我想抚摸你。但是，啊，上帝，刚才是在吃冰淇淋的时候，感觉全没了；现在我感到无法挪步，也几乎听不到你的声音。姬姆，夜里飘过一丝风，你却感觉不到。”

“听着，”她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你想要的事物并不一定你就能得到。如果我们不能交谈、倾听，或者感觉到彼此，那你我还有什么？”

“我还能看见你，我还记得你的样子。”

“仅仅这样？不，这不够。”

“这不公平啊，上帝。我想要活着！”

“你会的，我保证，但不是像现在这样。你已经走了六个月，我很快就要去医院了。”

你愣了一下，你浑身冰冷。你抓住她的手腕，盯着那迷人的脸庞。

“你说什么？”

“没错，去医院，我们的孩子。明白了吗？你没必要回来，你一直在我身边，你一直活着。你转过身，回去吧。相信我。任何事都会有结局。我不想有今晚这样一个可怕的回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

此时，你想哭都不能，你的眼睛很干涩。你紧紧握住她的手腕。

突然间，她慢慢倒在地上，没有一点征兆。

你听见她轻声说：“医院，送我去医院，快！”

你抱起她。雾气扑进你的左眼，你意识到很快你就要变瞎了。这太不公平了。

“快，”她轻声说，“快点。”

你开始跌跌撞撞地奔跑。

你截住一辆过往的汽车。你跟姬姆钻进这个陌生人的汽车，在夜色中呼啸而去。

在紧张的路途中，你听见她重又说起她相信未来，说让你快些离开。

终于到了医院，可你的双眼都已模糊。姬姆被匆忙的医务人员推走了，甚至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句再见。

你无助地站在医院外面，然后转过身想要走开。整个世界都模糊了。

你终于要走了。夜色已不那么重。看看世人吧，闻闻百合花香吧，或许它还在那儿。